

## 曾经有过这样的爱，高贵而脆弱

来源：明白知识 微信公众号

2021 年 5 月 20 日

本文为江绪林初恋女友 Vivian 所写的追忆文，许纪霖老师为这篇文章写了按语。在 520 的特殊日子里，我们转载原文与按语，与大家一起重新思考爱情。

### 许纪霖按语

今年是绪林去世 5 周年。他的初恋女友 Vivian 在他诀别人世之后，写了这样一篇追忆文。那是两个爱过的灵魂的对话。我愿意重新发布，让年轻的恋人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爱。它是那般的纯粹，超凡脱俗，却无法在世俗中圆梦。纵然如此，绪林永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我们灵魂自省的镜子。

哥哥，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我没有再这样叫你。我还记得，有一次从教会出来，讨论起应该怎么叫你，我们都喜欢“绪林哥哥”这个名字，再到后来，就叫哥哥了。

哥哥，多年前，当我们分开时，我在愤懑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只放了一天，便删掉了；而你似乎从来没有就我们三年的关系写过只言词组。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敢肯定这段感情在你生命中的位置，或许，你到最后也不曾明白你对我意义。然而，你留给世界的背影是那么孤独寂寞，我总觉得应该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成为你在世界上带有温情的一阙记忆。后来，网上慢慢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你的回忆，我们的那段往事又被提起。微博上，也开始有陌生人来问我，甚至感谢我。看到崇明的纪念文字，我才忐忑地相信，在你的心里，我们的过去并不总是你想遗忘的一段往事。2006 年一别，我删掉了关于你的一切联系，义无反顾地往前奔去；在你离开后，我开始慢慢去经历你的生活，看你的微博，你的博客，你的信，听你听的歌……这一个多月，仿佛活在两重平行的现实里。过去的细节突然重新被唤醒，我又再次经历着快乐，心酸，埋怨，愤怒，悲伤，叹息……在这篇为你而写的文字里，我尽可能地记录下我们生活

的点滴；像所有关心过你的人所希望的那样，**你的存在和离别都如此独特，固然是悲剧，它也不应该仅仅只剩绝望，而更应该是一个得到理解和救赎、充满启迪的故事。**如果说，我未能在你生前全然明白你（那曾经是我所期待的），那么让这一次对你文字的不断重温中，我能更贴近你，让你在我的记忆里再活一次。

2002 年末，我们相识于北京的北大团契。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初初接触信仰的小姑娘，凭着一腔热情往教会去。我留意到你是因为每次崇拜结束，我帮忙搬凳子时，你常常会背靠在后墙上看着我。我礼貌地向你点头示意，你却又不怎么搭理；我心里有点小愠怒，慢慢也就不了了之。我们真正的交往始于 2002 年圣诞交换礼物，你刚刚好抽到我带去的礼物，是一个深红色的小相册，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们交换了电邮，并且知道你学哲学。通过邮件，我们开始了交往。从一开始，本能的，我似乎就明白我们气质上的相似之处：追求纯粹天真的生活质量，进而衍生出一种近乎冷酷的自我审视和剖析，那其实也是强烈自我中心的反映；另一方面，却是常常在现实生活中的手足无措，脆弱而无助。在日记里，我记下了看见你文字时的感动，你说：“在逐渐战胜自卑和盲目的道路上，我只能默默地挣扎和前进，时时抗拒着被日常生活吞噬的危险，又忍受着最终一事无成的危险，并告诫自己，单单是真理之路就值得向前走”。于我而言，在我 20 年的生命里，第一次遇到一个这么清澈的人，在你里面，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自己。慢慢地，我也知道了你在北大三角地点蜡烛的事，看到你写的《爱的和解》，以及那一篇敲骨食髓的《非彻底之自我澄清》。时隔多年，我也不记得信里的很多具体内容了，但我却记得读完时的无力感，一种遇到同类的庆幸与惶恐，仿佛在突然间被洞悉。我曾说过，固然文字中的你与你给我的孱弱模样有出入，却也并非你想象的那么让我惊讶。那些你对自我的残酷剖析也常常出现在我的自我审视中，那些在自卑与骄傲双重碾压下的艰难挣扎也注入在我的生命底色。只是我把自己的心保护得很好，从不曾毫无防备地交出去，以至于常常觉得它已经被冻结在一层冰冷坚硬的外壳下。



绪林

2003 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前，你突然有一天来找我，拎着一大袋零食要我回家的路上吃。你的馈赠几乎是鲁莽而粗暴的，而我却看见一个单纯如孩子般的你。我当然知道，你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是可以灼伤人的，对于远远观望者而言，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浪漫；但对于你热情所及的对象，那种热情带着让人无法理解的爆发力量，让人惊惧到想要逃走。然而，对我，哥哥，你正是带着这样的热情，消融了包裹着的外壳，直直地闯到我心里来。或许你并不知道，于那时的我而言，接受比馈赠更艰难，因为前者意味着放下防备，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上。

我们的关系便是在那一个假期确定的。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我躲在卧室的床上给小侄女念童话，你打电话过来，我便念给你听，正是《海的女儿》。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童话也是可以这样美的：仿佛金色的阳光照进蓝色的海里，那些语句就像“金色的字符”，像你所说的那样，轻快又带着点淡淡的忧伤。然后……你说，“我可以照顾你吗？”，我轻轻地回答“可以啊～”，是极为平静的，以致于我后来常常疑惑自己。停了好一会，你接着说“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吗？”，我心里有点惊异，喃喃地说，“不知道呢！”那时的你多傻呀，

如此轻易地说一辈子，何曾知道一辈子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假期结束回到北京，你来车站接我，送我回学校。快到宿舍时，转角处，你突然抱住我，亲吻我，一如既往的急切，那是一个尴尬而粗鲁的吻；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下的我是有小小不悦的，然而，心底也知道，那是你孩子气的一贯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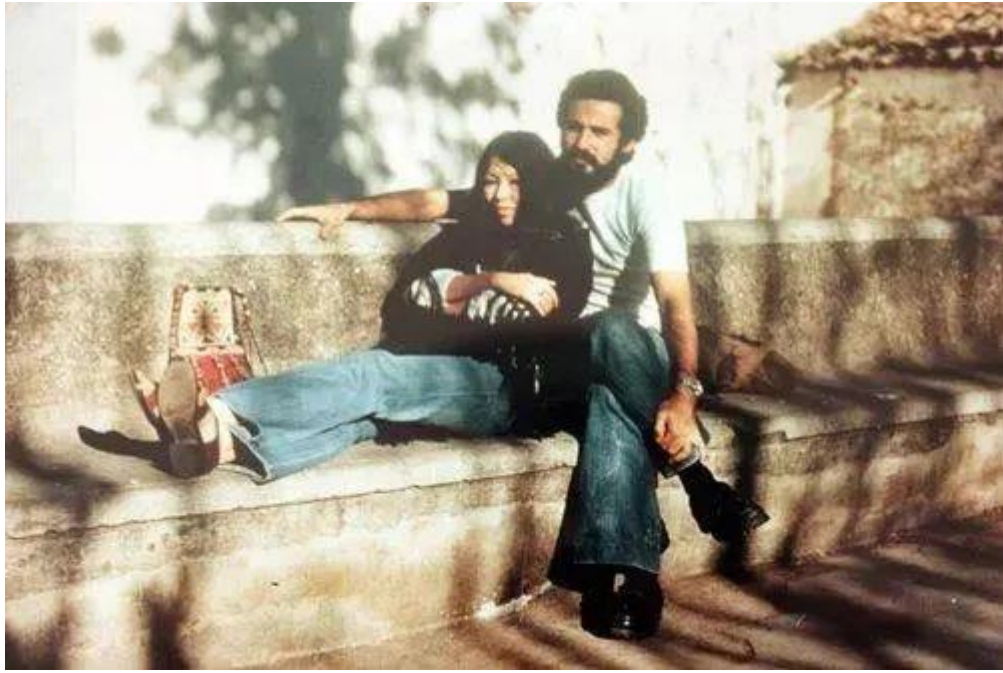
我们开始恋爱了。还记得那次我们掉进未名湖的事吗？那应该也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我们沿着未名湖散步，湖里零零星星地有滑冰的人，我们沿着结冰的湖面往湖心走去，大约冰开始化了，快到中心的时候，一下子踏破了冰面，跌进了湖底的泥泞里，齐腰深。心里不是没有恐惧的，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沿着冰面往岸上爬去，承受不了重压，冰面不断地碎裂；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时不时还托着我；走了好一会，才终于走到冰面比较结实的地方，靠着别人递来的一根扫把，爬了上来。然后，两个人穿着湿答答淌泥水的衣服，可怜巴巴地站上公交车，回你的住处。那时你已经工作，就住在离我学校不远的地方。到了你的住处，我换上你宽大的白球鞋，拧着自己的一双泥鞋，再走回自己的宿舍。傍晚的时候，你又跑来找我，说邵荆责怪你不会照顾女孩，既不让我换身衣服，又不送我回去。可是，你也有他不了解的温柔：我走路的习惯不好，常常不自觉就往马路中间靠，你怕我出意外，只要我们一起，你就一定会走在外面，把我挡在里头。而关于掉进湖里的这件事，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你觉得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心里闷闷地颇不开心；我安慰你，说自己其实是有点高兴的，甚至觉得我们也算是一起经历了生死。

如果说我们的爱情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许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极度坦诚，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彼此。即使在我们最相爱的时候，也常常互相提醒，要坦承并守护最真实自由的自己与对方，就算那可能也意味着残酷。比起爱情中的呢喃，我们更像是在反复的审视和确认中摸索前行。我们深知你的孱弱，却也怀有希望：你会长大成为我的牧者，做彼此灵魂的倾听者。我们就像两个学习相爱的孩子，急赤赤的把自己的心捧给对方，太过用力，不惜割伤彼此。我对爱、对信仰的许多理解，便是在你的影响下塑造而成。我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你对信仰渐行渐远的犹疑和我初涉信仰的各种问题。那时，我最纠结地便

是“神存在的确据”以及“爱的本质”。因着我们的关系，“爱是什么？”变成了我常常追问你的问题。你坦诚无法给我直指灵魂的答案，却也包容我的疑惑，引导我在文字中找寻。当然，最重要的是小德兰的《一朵小白花》。现在想来，我对这本书的喜爱完全来源于你。你说，这是写入你灵魂深处的；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你心中信仰最纯粹的模样，也是你心中爱情最纯粹的模样，更何况，它还曾以现世的模样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是的，也许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你的感情经历远非白纸一张，甚至比很多人经历过的更丰富。你过往对信仰的虔敬里也交织着对听怡绝望的爱慕，在那时的我看来，是一个神圣的、我永无法企及的高度。还记得有一次崇拜时，讲者让我们回忆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件事。我把我们的相遇当作其一；然后，偷偷看旁边的你所写的答案：考上人大，接受信仰，以及在北大点燃的蜡烛。我理解，也不无感伤。所以，哥哥，你可曾察觉我在这段关系里也有过的自卑之心。小德兰说，“本质上爱是一种俯就。”它安慰了部分的我，却不足够。固执的理性让我无法毫无芥蒂地投入委身在上主的俯就中，成为他园圃中的一朵小白花，全心等候着他偶然的驻足。事实上，你也一样，终究无法虔信。我最大的安慰来自西蒙·薇依，那个游荡在现代社会里的孤独自由的信仰挣扎者。永远的异乡人和旁观者，这是我愿意接受的标签，抑或它们更适合你，甚至这或许就是你那如影随形的不自在的源头。薇依的《在期待之中》是你给我的另一本小书，晦涩难懂，我看得艰难。然而，她写到：“爱是一种方向，我们即使在绝望中，也要朝着那个方向，等待上帝爱的长钉刺穿我们的灵魂……让世界的两个尽头相遇。”那是我躲在熄灯后昏暗的水房里看到的句子，深夜三点，它抓住了我。我爱这句话，不仅仅因为在薇依身上找到更强的认同感，更因为这里的爱是一个动词，比起上帝俯就的垂怜，动词的爱更有挣扎的生命力。在你离开后，这句话又一再的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悲伤地发现，在你对上主的期待之中，终究没有等到爱的长钉刺穿你的灵魂，弥合你在自然与信仰之间的艰难挣扎，终究撕裂自己。在疑虑和审视中，我们仍在慢慢地走近彼此。就像你说的那样，尽管“问的是‘爱是什么？’”，而目光中仍满是柔情。”我想，我迷恋你温柔的声音和你的文字，不论何时。如果说文字真的有力量的话，你的文字就是现实中曾经最能打动我的力量之一。我慢慢走进你的生活，你带我去见儿时的玩伴，夏夏和他太太在北京买的新居。因为装

修的一点意外，夏夏还进了一次医院，我们去看他，顺便还嘲笑了他一把。还记得从他们家出来，我们坐在楼下的长椅上，你抱着我，我们谈论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未来。知道你的未来里有我，让我温暖而开心。和你分开后，我也断了和夏夏的联系，你离开以后，夏夏在脸书上找到我，我们重新谈论起你和我们共同的过去，恍若隔世。

伴随着 2003 年的还有我的毕业和蔓延全国的非典。学校被封了起来，禁止出入。你也搬回到黄村去住，每天我们只是在电话里了解彼此的生活。后来，疫情趋于稳定，戒备也没有那么森严了，你便坐着空荡荡的 300 路公交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来看我。一两个月不见，我们坐在黑色栏杆的内外，傻笑着望对方。有陌生人走过，好奇地问，“你们在做什么？”。我望着他，笑盈盈而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谈恋爱呀！”哥哥，你还记得吗？非典带来的惊恐慢慢散去，我们却日渐趋近地面对另一个难题，那触手可及的分离。我已决定去香港读书，而你仍需留在中华书局工作。我们也谈论现实的未来和在即的别离，我决定离开前搬去黄村和你一起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对情欲的妥协，我们并非不知；然而，那时我更视之作为一种委身的承诺。即便后来有过懊恼，也从未真正后悔过。事实上，那 20 天的生活是我们现实中唯一最接近的时候，你曾称之为“Golden Time in Beijing”；在那以后，我们再没有如此亲近过。其实，我之前去过黄村一次，你留我吃晚饭，害我错过回城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后来在张继海的回忆文字，说起你拿着厨具奔向公共厨房的慌张样子，应该就是那次。想着你当时的情形，我仍然忍俊不禁。我还记得你那简陋的房间，猩猩红的法兰绒窗帘，靠在墙边的小床。因为回不了城，我便霸占了你的小床，你只能睡在铺着塑料垫的地板上。凌晨的微光里，我在睡梦中感到注视的目光，睁开眼，见你坐在床边，痴痴地看着我，然后就定格在我记忆里。



三毛与荷西

经过记忆的冲刷，留下的都是美好，在黄村的日子也是如此。我记得多少次你在半醒半梦间，抱我，迷糊的呢喃：“我的爱人”，“爱你”；也会在清醒的时候望着我，然后温柔地说：“好美！”，常常饭也吃得不安生。因着身体的孱弱，你夜里睡得不太好，可我害怕空荡荡的走廊，起夜时总要你陪。就算你难得地安眠了，我要你陪时，你总是温顺地爬起来，迷迷瞪瞪地牵着我，穿过房间，站在黑暗的厕所门外打瞌睡。我特别爱看你的侧脸，尤其是你看书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咬着下嘴唇，便流露出一個倔强小孩的模样。我甚至不知不觉间学会了你惯常的叹息，你心疼地笑我，我却高兴说，“多好，我可以代替掉你一半的叹息呢”。我毫不怀疑，那时的我们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对方的。你也会陪我逛超市，只是不再负责做饭，只管洗碗了。我也知道了黄村的早市，便宜新鲜，就是要早起。你睡得不好，有时会想偷懒。一天早晨，我赶着早市出了门，你还赖在床上。结果，买鸡肉的时候，一双手从背后蒙住了我的眼睛。我转身看到一脸笑意的你。你终究不愿我一个人，从床上爬起来，追着我跑了出来，找了好几圈，才找着我。你的孩子气是那么让人心疼和好笑。大约你数学不太好，对于学物理的我有点毫无根据的盲目崇拜。我们偶尔也会讨论些数学问题。忘记有一次讨论起什么来，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数，我随口说了一个“十分之一”，



你胡诌了一个“百亿分之一”，我去做饭了，你还在那里兴致勃勃地算了半天，结果发现自己竟然蒙对了，可把你得意坏了！洋洋得意地冲进公共厨房，向我宣布自己的准确，开心了好久！那段时间，你不太肯去教会了，星期天我就自己去。你挂念我，在房间里呆不住，宁肯跑到公车站来等我，一边看书，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实这件事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在你的记忆里，却是你等我的一次经典回忆。留在我印象中的倒是有一次 你在师大物理楼等我的情形，我还记得看见你时的开心，飞奔着跑过去，抱着你。还有一次是在香港，我去深圳，你就坐在大学站外的花台上，看著书，等了一个下午。在记忆里，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傍晚，我从深圳回来，看见你，望着我笑，岁月静好。但就像普鲁斯特说的那样：“我们相互间的看法，以及友好的关系和家里的关系，只是表面上固定不变，实际上却像大海一样时刻都在变化。”在香港的我们其实并不好，早已不复过去。

离别在即，你拖着我去过一次西单，非要买一枚戒指给我。那时我觉得贵，要 100 多块，不想你买，你坚持。如果非要相信命运，在我眼里，这才是命运之轮谶言中的第一个暗示。那枚戒指在我到达深圳姑妈家的第一天就不见了，洗衣服的时候，戒指脱了出来，被冲进了下水道。几天后，我的钱包在公交车上被人偷走，里面有我们一起拍的大头贴。你对此极为不安，可让我不安的却是你信里蔓延着的脆弱。我没有想到，或者你自己也不知，我的离去会对你造成如此之大的危机。你对自己的不幸以及隐藏在你秉性中的潜在危险有着极为敏锐的直觉，你所有的激烈感情里都天然地携带着寻求拯救的希望，它们既让你投入，也带给你恐惧。你甚至无法在黄村继续住下去，搬去了北大。我在香港开始了新生活，挫败也充满新奇；你在北京独自煎熬，准备着来香港的申请。我们的思念维系在纤弱的电话线两端，以及往来的书信里。哥哥，你是柔弱的，而你也是坚强的，如你期望的那样，不论多么艰难，你仍然用努力维系着自身的尊严。你努力地工作、学习、准备考试，也忍受着内心敏感的不安；我一次次向你确认我的感情，担心着你的身体，然而我必须承认，你的紧张不安也带给我胁迫和压力，我的心里不是没有委屈的。可是事情终究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而去。



2003 年圣诞，你来香港看我，兴冲冲地来，却伤心离去。我还记得来之前，阿敏托你带信给我；她看着你那鼓鼓囊囊的行李里全是给我带的零食，自己却冻得连一副手套都没有。后来她叮嘱我，要好好爱你，记得给你买一副手套，可是我却不记得；你看，哥哥，和你一样，在生活里，我也是一个糊涂虫。你来的时候，我室友不在，我却把你安置在访客区。你闷闷不乐，总觉得那是我对你的疏离。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学和新朋友，你也不乐意，甚至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打球，你不喜欢 我和他们一起打球。我们俩跑去上环找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教堂；也在学校里面转悠，在未园湖畔留下我们亲昵的照片。十几年了，那一丛翠竹还在，我常常会从它们旁边经过，你离开后，我才如此真实地感觉到物是人非。可是，你仍然不开心，你的笑也郁郁寡欢，我们为着毫不起眼的小事争吵。不，你不喜欢争吵，只是沉默.....

带着这些不快，你回到了北京。之后便是不安中的猜疑和追问。敏感的你捕捉到我的任何一丝逃避和保留，你痛苦地追问并要求我的坦诚。我不得不告诉你对别人曾经有过的一丝好感。那是一起打球的同学，和孱弱忧郁的你刚刚相反，他是一个健康阳光的男孩。对我而言，这仅仅是情绪的一种波动，更多的是出于少女的好奇心和虚荣心，甚至也像是一种思想实验，从而来探索爱的可能性。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弃自己的爱情；我明白自己对你的意义，也明白你对我的。不告诉你，是对你孱弱身心的担忧；告诉你，是因为你对坦诚的要求。然而，对你来说，这却是致命的：你说，“我们都能体察到某种一闪即逝的意念，那对过去的生活构成颠覆地意念。”你在痛苦中写给我许多的信签，即便十几年后，我再读时，依然泪水涟涟。哥哥，我无法体察你当时的孤独挣扎，你的失眠、呕吐和心灰意冷，而我当时也沉浸在自己的小委屈里。你在痛苦中重新转向上主，祈求他的医治。可是，哥哥，你却并不知道，你所以为的我的疏离，也是我转向上主的举动呀！一年以后，我们的关系重新进入短暂的亲密，某次长谈之后，我才惊觉这件事与其是说我们感情里的一次事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场误会：你把我摆脱情欲纠缠的努力看成是我对你的离弃，更何況还夹杂着我对他人好感的确认。然而，它确实地搅动起你情感甚至灵魂中的惊涛骇浪，也动摇了我们感情的根基，至少是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你最终从打击中恢

复过来，而代价是对我的盲目的爱，我不再是你所迷恋的那个女孩；我在日记里留下痛悔，为自己不经意间失落的爱情悲伤，也再次确认人的软弱失信，包括我也包括你。那时的我坚信，软弱如我们，唯一出路只在上主的恩典里，我匍匐在主前，渴望把它重新找回来。十几年后，当我再次回忆起这段往事，当时空得以拉开距离，允许我审视你的整个生命时，我才能更清楚地看见这件事对你的颠覆意义：它比我曾经以为地更致命。我仍然低估了你那理想主义的对纯粹的极致追求，这种追求写在你对小德兰、对听怡的倾慕中；写在你对信仰的挣扎里；写在你对学术、对自我品性的要求里。当你把我纳入你的世界，作为一种寻求生活救赎的方式，你对纯粹的追求就必然地加诸在我身上，因为亲近，愈加浓烈。而我却让你失望了～这种失望伴随着我们关系中的第一道裂痕，崩裂在某个深不可见之处，我几乎可以听到那从你灵魂深渊处传来的巨响，最终坍塌了我们的爱情。我甚至觉得，正是这种对纯粹的追求，让你无法面对家乡的姐姐，那里固然有你无力面对的生活之艰难，更有与你所追求的纯粹精神世界无法匹配的凡俗。因为是至亲，你才愈发不能面对这种冲突带来的撕裂。正是靠着追逐这一抹理想主义的光华，你超越了童年时期的现实苦难；然而，也正是这同样的理想主义的光华，在你和现实生活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它的纯粹终究无法延伸至生活，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从泥土里生长起来的。你追逐着它而去，把我、把姐姐划归到你梦想的世界以外；然而你终不能摆脱自己，你与自我的斗争惊心动魄，最终竟至熄灭了生命之火。

表面上，我们熬过了这一次情感的波折，进入平淡的 2004 年。你如愿来到香港求学，我们还一起去过我的家乡，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在那里，你见到了我那楚楚可怜的小侄女，她在无知中见证了我们的爱情，你怜惜她眼里过早的忧伤；如今，她已长大，马上就要考大学了，只是，她终究没有长成我们期望的模样，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剧便被生活吞噬，或者这正是她的幸运之处，和每一个幸福的平凡人一样。除了学业，我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信仰上。告别了北京那半地下式受到压制的家庭教会，我可以在正统的教会下得到牧养，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团契生活。如果我的灵命曾经有过些许的增长，那便是在香港的日子。我曾那么确信香港是上主放在我生命里的旨意，而你，我的哥哥，便

是上帝让我学习爱和顺服的功课。早在我们结识之初，尽管你在信仰上渐行渐远，也曾盼望着我能像耶稣爱罪人一般地爱你；纵使口里常有悖逆的话语，你却也真心盼望着上帝能将我们的 Eros 洗净成为 Agape。我和萨萨一起在主里学习成长，她是我在香港最亲密的姊妹，或许也是唯一见证了我们的朋友。现在，她仍然保有对主的热情，而我却已遗失了信仰。在你离开后，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她记得你曾提过喜欢《乔布记》，还给了我有关于此的一段讲道，只是，我现在已不愿再听。

现实地看，我们正在步入生活，可同时，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庸俗也带来精神上的麻木和迟钝。你甚至不再耐烦我们每日的电话，也觉得两个学校间的奔波浪费时间。尽管我努力在主里成长，我也知道，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是迟钝而远离圣洁的。我会不满你对生活的无措，也会发脾气，会为你的偶然疏忽不快，也不再对你的感受保持高度敏感，甚至也不再无条件接纳你在信仰里的挣扎。那一年我们之间的书信明显地减少了。到了 11 月，就在我生日前几天，你终于不耐生活的琐碎，向我提出了分手。我不解而失措，去浸会追问你原因。你不肯见我，我坐在你宿舍楼下的长椅上泣不成声。你告诉我，你已失去对我的感觉，只想专注于学业。我接受了你的解释，像我们曾经承诺的那样：当彼此不再相爱，无法助佑对方成长时，给对方自由；因为我们视彼此的自由幸福为超越爱情之事。我一边流泪，一边叮嘱你注意身体，在黄昏的日影下擦干眼泪，孤身回家。才走到又一城，你的电话就打来，你在电话的那端如孩子般地痛哭失声，让我回去；我转身往回奔去，在你宿舍外的街道上撞见迎面奔来的你。在异乡的街头，陌生的人流中，你不顾一切地抱着我，旁若无人地亲吻我，泪流满面，让我不要离开你。哥哥，我后来常常觉得，在你如孩子般的痛哭中，流尽了我最后的爱情。你虽然文弱，却极少哭泣；在痛苦中，也只是让人心疼地倔强沉默；这是唯一的一次，在我眼里，你为我而流的眼泪是我们爱情的高潮，也是结束。我无法抗拒。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你极为眷恋我，仿佛又回到了初恋的时候。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了一年前你的痛苦，更定意将我们的感情交付与主。因为不忍分离，我们决定结伴回家，甚至真实地谈起订婚来。你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我们便一起先去了红安，那是我第一次

看见姐姐。那时，你尽管长年不回家，对姐姐却一直保有温柔深厚的孺慕之情。姐姐读的书不多，但和你一样，有一种天生的对世情的敏锐感受力。她和我谈起你们童年时候的艰难，也不过是淡淡的忧伤。我还记得，第一天夜里，我和姐姐一起睡觉的时候，她略带卑微地表达自己的热情，让我永远铭记在心。我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冬天手脚冰凉，姐姐摸到我冰凉脚，有点心疼得把我的脚搂在怀里，帮我搓暖它们。她说，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回去，很高兴看到我们在一起。姐姐心里一直担心你，看到我们在一起，她就放心了。你离开以后，我给姐姐打过几次电话，但似乎已无言以对，我不知道姐姐会不会对我也有埋怨，我们现在只能空洞地祝愿彼此好好生活。

但那时，姐姐和你都对我很好。你的家乡在一个美丽宁静的乡村，你带我去看童年游荡的地方，一条几近荒废的石壕沟，你告诉我童年时多少次在那里看书或发呆，对面山坡上到春天或许就开满了你记忆里漫山的映山红；你也指给我童年时爱藏身的一块大石头，在某个偷偷溜出来的夜里你躺在上面，痴望着满天的繁星，在胡思乱想中睡去，一边还忧惧着从山里隐隐传来的狼嚎，一觉就睡到晨露打湿衣襟。我们去看村子里的人打糍粑，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糍粑，姐姐把它们用油煎了，放上些红糖吧，软糯粘口，临走我们还拎了一大包；你也带我翻山越岭去看各式各样的亲戚，把我展览给他们看，后面跟着忠实的小跟屁虫，你的小侄子。他和你一样，倔强好强，也是个小书虫；回来之后，我还为他和我的侄女写过一篇文章，叫《两个小孩子》，那是我难得被你称赞过的文章。哥哥，你可还记得我们的孩子气？在姐姐家里，我们实践耶稣所说的彼此洗脚与服侍，两双脚淘气在一个洗脚盆里，你帮我洗，把我的脚抱在膝盖上，擦得干干净净，我也帮你做同样的事，小郭伦就在旁边，捂着嘴不怀好意地笑。因为怕冻，你们不肯起床，我就钻进你们的被窝，三个人坐着聊天。哥哥，你一定不记得了。后来偶然问起姐姐和你侄子的情况，仿佛你们已经日渐疏远，你自责对侄子的苛责与严厉，不知道他现在谅解了你否？

离开了你家，我们再一起去我家。现在想来，这远非一段开心的旅程。有时我想，如果没有当时的不快，我们会不会已经结婚？然而，那时的我们太过

年轻，不经世故，拎着从红安带去的一包糍粑就去了我家。我爸爸妈妈很不开心，觉得你不懂礼，新年拜访却没有准备象样的礼物。我知道了他们的抱怨，逼着你送给他们 1200 块钱。以你的性格，一定不快极了。在别扭中，更多的不快接踵而至，我处在你和父母的夹缝里，终于把委屈都发在了你身上，在大街上，在表姐和她朋友面前冲你发了火，抛下你一个人，径直先回了家。和往常一样，你只是倔强地沉默，但我能够想象，当时的你有多么难堪和无助。从我家回香港以后，你再也没有提起过订婚的事。你离开后，我曾经装作无意地和父母说起你的离世，他们不过简单地慨叹了几句，早就忘了当年发生的事。他们永无法知道，也许就是那 1200 块钱的坚持，就断送了你进入婚姻的念想。是啊，对他们而言，你只是见过两面的陌生人；事实上，作为一个女儿的父母，他们并不喜悦你身上流露的敏感、忧郁和孱弱，仅仅是因为我的原因，他们不情不愿地勉强接受了你。我并不怪他们，只是慨叹生活的无常与残酷。

命运之轮终于驶进 2005，在这一年里，伴随着我再一次毕业的是我们间冗长反复的分分合合，一点点削薄着我们的感情，最终轻得像风一样，消散在时间中。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仍在其间颠簸。我仍会在祷告里交托并纪念我们的关系，而在生活中，我开始迷上护肤这件事。可笑的是，我们最后的一点联系竟然也跟护肤扯上了关系。你离开前的一个星期，在微博上提到了我写的年度护肤总结，在你离开后，很多人从你的链结里找到了这篇文章，大概这是我写的所有文章里，最多反响的一篇。生活的冷酷常常以幽默的形式出现，让人措手不及。我想没有人知道，也是因为护肤这件事，我忘记了你的 30 岁生日。2005 年的 3 月 14 日你满 30 岁，那时正是我刚开始沉迷护肤的时候，我拖着你陪我去中环看皮肤科医生，一直弄到夜里 8、9 点才回到九龙塘。我想你是故意的，突然说想去看又一城正在进行的车展，我心里正惦记着去买心仪的护肤品，便要着小脾气拖走了你。你也不说什么，闷闷不乐地陪着我。分开后，直到夜里，我在睡梦中才突然惊醒错过了你的生日，半夜急匆匆地打电话给你，再三向你道歉。你不置可否，我问你为什么 not 提醒我，你辩解说以为我是想给你惊喜。我想，你心里还是怪我的，后来，你在 BBS 上发了篇帖子，轻描淡写地抱怨这件事。有时候，人的记忆真的是很奇怪，直到今天，我还能记起你那篇帖

子的内容，甚至你的用词和字句，仿佛随时都能浮在记忆里。十年后，你的 40 岁生日，你说自己鼓起勇气发了张自拍，我第一个留言，希望也是第一个祝福你生日的人，至少是在微博上。可谁又会知道，这竟会是你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生日。

在那之后不久，我们便进入 2005 年的第一次分手，为着一件可笑至极的小事。当我翻开日记，尝试去追寻那段记忆的痕迹时，却发现在那几个月的情绪纠缠里，早已理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留在日记里的，是一大段一大段纠结的情绪，痛苦的祷告，反复不定的信心。我们分分合合，好好坏坏，有时是我提出分手，更多的是你。我们仿佛又退回到对爱情的犹疑和审视中，只是这次不再是为了接近对方，而是为了看清我们关系的真相。或者，这就是他们说的在步入与你更亲密关系上的举步维艰。而我们性格中的弱点和分歧也在这些挣扎中不断被强化。回望过去，我的决绝中总带着上主的希望，更指向一种有距离的审视，仍期待着美好的重逢；如果说你的信仰里天然地携带了对听怡的恋慕，那么我的信仰里也融进了对你的爱情。或许是本能的，也可能是在你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把我们的爱情和你的得救联系在一起。我也是这样来看待自己对你的意义。而你的决绝中总有无法摆脱的自我厌弃：情绪的麻木、对自我经济前景的不安，对责任的恐惧。你说：“当我一刀斩断的时候，切去的只是坏的肢体，妳是好的，我是坏的。‘义与不义怎能同负一轭’呢？”我伤心失望，“你还爱我吗？”，这是我唯一关心的问题。在对你的不断追问里，从你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言语间，我努力去捕捉你的本意，那时的你对我已不再透明：我既无法接受你仅仅出于责任的爱情，也无法忍心让你在失望中自我放逐。哥哥，可还记得，你曾说过：“珍惜我，在乎我。不要让我在旷野中迷失，因为甚至回音也无从寻找。”我不是不能明白你的挣扎，但仍需要时间来沉淀真相。时至今日，当我可以抽离情绪，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再来理解时，才能更深地明白你当时的挣扎：那是你尝试自我安顿，进入生活的又一次战争啊！在理想与现实间，在自由与羁绊间，在恐惧与期待间，你肩负着命运的创伤，努力地辨别自我救赎的道路。这就是你自我争斗的战场呀！而那时的我，却陷在自己的痛苦里，视若无睹！不！更准确地说，那时的我，也在爱的痛苦里，寻求自我的救赎。

在日记里，我也不断而冷酷地审问自己，追问天父，是什么让我仍不肯放弃。我所坚持的是什么？我还爱你吗，我可怜而脆弱的哥哥？穿过由生活的细节和琐碎填满的距离，我们早已模糊了对方的面目；纵然如此，可我永远记得在时空的某一个瞬间，我们看到过坦然无伪的彼此，在那一瞥间，我们找到了失落的另一半灵魂。我曾经相信，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灵魂倾听者，你深达我内心，那是世间难得的奇遇。你仿佛我在茫茫人海间自己找到的一粒珍珠，是别人未曾发现的，而唯有我的眼里才看得见那美好的光华。你的摇摆犹疑，与我的固执坚持，不过都是来自骄傲又自卑的灵魂的挣扎，是这挣扎的一体两面而已。

然而在挣扎中，我们终于身心俱疲，筋疲力尽。这场分分合合的拉锯战持续了三个月，到了6月底，我们在疲惫中进入又一次的分手，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挽留，不再纠缠，也不再儿女情长中追问你每个字的意思。也是在那时，我决定要离开香港，去美国读书。我也面临着毕业的压力，将自己投身到学习中，我渡过了平静而感恩的一个月。一个月后，你又来找我，带着你的忏悔和一个贵重的礼物。我们又在这平静暧昧中开始了交往；但我心里恪守着距离，我不愿再拾起过去的关系，对你说，“让我们从朋友慢慢开始”。你温柔地适应着我的步调，跟我回教会团契，也接受了我强加给你的疏离。我还记得，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结束了团契我陪你等车，你轻轻拉过我的手，让我静静的靠在你肩上，带点距离的拥抱，温柔而深情，昏黄的灯光打在我们身上，拖出浓浓的一片阴影。那是我印象里我们最后一次甜蜜的亲昵。在这缓慢平静的修复中，我们的爱情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致命一击。8月下旬，你参加了香港大专联合举办的一次活动，去遥远的西藏旅行。那时，正值我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我无法抽身陪你。你带着思念离开香港，10日之后，等你回来时，却把对我的思念遗落在了西藏，带着新的玫瑰色的友谊和感动归来。事实上，在你旅行期间，我们也保持联系，甚至你在八角街还为我买了一颗两眼天珠，你说，两眼代表着爱情。这是命运谶言的第二个暗示，仿佛命定般地，和那枚戒指一样，天珠也遗失在了宾馆，你回去寻找，却再也不见。你回来之后，仍沉浸在巨大的感动里，兴奋地给我看你的照片，那里有你和许多美丽女孩的合影，你告诉我他们是如何接纳并喜悦你，也谈起你特别欣赏其中的一个女孩。我为你高兴，可



也渐渐不安。慢慢地，你越来越多地参加团友的聚会，我在打给你的电话中知道你们一起打球，一起聚会，却从无意让我参与。你越来越多地提起美珠的名字，我的心慢慢沉下去，知道或者到了该道别的时候。8月的倒数第二天，我论文答辩结束，也是我和你说分开的日子，我仍不忍心和你切断最后的关系，逼问你的选择。如果你不再爱我，我就放开你。那天，我去你宿舍，哭着让你选择，你不语，我知道你在挣扎，你试图拥抱我，亲吻我，你试图在身体的温暖里找到肯定；而我只是哭，如槁木死灰般；你尴尬痛苦地坐在床尾，看着在床头痛哭的我，不知所措。在你离开以后，我所有的悲伤和追悔中，常常会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只后悔没能给你更多的属于世界的温暖；或许，对你的脆弱而言，拥抱间肌肤相亲的温暖就是最简单有效的解药。

没有等到你的答案，带着未知的痛苦，我独自去旅行，去北京，也回四川。在北京，我去了爷爷奶奶的家，才知道爷爷已经离去的消息。奶奶平静地告诉我这件事，他们在神看顾下的相濡以沫的爱情早已经超越了死亡，不过等候着下一次相会而已。在师大门口的一个天桥上，我遇到了一个卖天珠的藏族女子；或许就是在同一个天桥上，你在两年多前，第一次拉我的手，我满脸通红；而如今，我为自己买下一颗两眼天珠，为着纪念一段生死未卜的爱情。我也痛恨过你，不是为了你爱上别人，而是为了你的软弱和背弃。我并不惧怕分离，早在初中读三毛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爱情无法勉强的道理。但我身上和你一样的骄傲自卑决不允许自己成为你感情天平上可有可无的砝码，在旅行期间，我仍打电话追问你的决定。你的判决下在10月2日，那是一个轻浮的决定。那天晚上我打给你，你正在参加团友们在KTV的一次聚会，等聚会结束我再打给你时，你说我们分手吧。你不无得意地向我炫耀其他女孩对你的关心，在虚荣与轻浮闲做出了这个决定；彼时我正在九寨沟一个陌生而残破的小卖部里，向千里之外的你求取决定。电话中的你同样让我陌生，就像你曾经担心的那样“我们不怕吗？在某个瞬间，看见对方眼里如此空洞的彼此。”那时，你让我空洞而绝望，或许也让我准备自己，再次孤身上路。

和曾经的你一样，我把自己隐藏在天父的恩典里舔舐失恋的伤口，为此留

下许多的恳切祷告；也是在对上主的仰望中，我仍保留了一份模糊的盼望。如果说在过往的分分合合中，在对天父的倾诉中，我仍勉强维持着自己的尊严；那么你这一次的背弃终于刺伤我骄傲自卑又尖锐的灵魂。在属人的血气和冲动里，我做过许多的荒唐事。我冲进你的博客，删掉了所有与我有关的东西；也曾歇斯底里地把愤怒和指责抛给你。回到香港以后，我把所有带着你印记的东西都退还给了你，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你，11月16日，你拿走了装满你我回忆的行李箱，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一个悲喜莫辨的笑容：你让我好好学习。送你走后，我坐在大学站外，吹着风，流着泪，模糊地盼望你仍会像以前一样，跑回来，用力抱着我。然而，你并没有，坐到黄昏散尽，我回去后在博客里记下：“这就是我们的结局，爱，或是恨，太过泾渭分明的东西，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我做的最后一件疯狂事是在2006年元旦，不顾你的阻拦，我把日记寄给了你，那里有我为你而写放在神面前的无法诉之于口的所有情绪。而你无动于衷，继续着新奇而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当我试图将我们的感情重新建基于上主的恩典里时，你早已定意在现实世界里找寻救赎的新希望。你把自己博客的签名文件从“Waiting for Godot”改成了“Staying on the surface”。是啊，与我身后沉重的历史，破碎的情感，以及有意无意闲卷挟着上帝而来的指责相比，你的新生活里是玫瑰色的友谊，无辜而坦然的快乐，是你被彻底接纳而享受的放松。那时，你对基督徒伪善的评价里，何尝不包含着对我的讽刺。我享受过你极致温柔的眷恋；可是也同样承受过你冷漠决绝的痛楚。你曾经那样地爱我，可也只是曾经。你曾打开过灵魂深处的小木屋，欢喜地让我进去：“你是失落的我的偶像，我的上帝！瞧，我爱你是多么的盲目！虽然并不是每时每刻，但只要你愿意唤醒我的时候，我将马上向你跑去。”可如今，我伤痕累累，跌坐在你小木屋的门外哭泣，你却背过面去，不再顾惜。我曾经是那么爱你，把自己低进了尘埃里，却并没有开出花来。但那也只是曾经。值此以后，我不再去打扰你，3月份通过教会的姐妹，我拿回了自己的日记，删掉了你的MSN，从此往前奔去，不再回头。我们终于把彼此遗失在时间里。

离开你以后，我并非伤心欲绝。事实上，那几个月看上去是我在香港最活色生香的日子，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太狼狈：更积极地投入到教会，更自由地去旅行，甚至也享受他人的关注。我把伤痛埋在心里，不去搅动它，甚至很少提起。我的快乐也是真实的。离开我的日子，你也是快乐的。在你走后，我去翻看你那段时间的博客，你并不隐藏自己的快乐；这也是我喜欢的你，自由而忠于自己，有时也不无残酷。我不得不承认，那时候的你是极富生命力的，现实生活突然像敞开的新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让你流连其间；你轻灵地跳跃在各种新的爱好里：摄影、旅行、数学、经济、政治哲学、罗尔斯，还有友谊。你留下许多俏皮而灵动的文字，是很能唬住人的。你原本就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力，和很有点天才的文字能力。我有时也问自己，如果可以选择，最后步入绝境的你，和那个甘愿留在生活表面充满生命力的你，我更愿意哪一个是你？在悲伤哀哭的夜里，我无法回答。或许，唯有不悲不喜流淌着的时间，才能沉淀出最后的答案。只是，香港那段快乐的生活似乎没有最终浸入你生命的悲伤底色；在你所珍视的友谊里，文化间的隔膜让你只能停留在 funny DVD 的角色；于你而言，也足够甘之如饴。在你离开以后，我从脸书上找到美珠，问起你们后来的故事。她说你们只是朋友，你曾跟她去过几次旺角的教会，后来便不再去了。直到最后，你都没有告诉我分手的原因，让它成为我生命里永远的一个秘密。或许，你只不过是遵循了心灵的轨迹，选择了遗忘的幸福。

在之后的好几年，我们完全断绝了联系。你只是偶然地出现在我的记忆，搅动起情绪，或是巴士转角的某一个瞬间，某部电影，某段模糊的梦里，也是淡淡的。但对我的信仰而言，这段感情终究造成了缓慢却沉重的打击。我说过，我的信仰里不自觉地已融进了对你的爱情，在学习“什么是爱”的功课里，我惨败收场；在痛苦、愤怒、歇斯底里之后，我似乎接纳了这个永不可纯粹的自己。之后，“神存在的确据”终于成为我无法回避的理性难题，我最终也没有胜过。在美国的日子，把自己投掷在自然世界的秩序之中，我仿佛安顿了自己的身心。哥哥，和你一样，我也未曾虔信——别道我孤灯默守，只一瞥就揭示了内心的沉迷。知道永恒，却随时准备让自己迷失在温柔之乡——你曾说过，这篇小札记可以当作你留给世界最后的遗言。当我最近重新去翻起旧文，才发现 2008 年

我的挣扎里，也有着与你相似的哀叹和遗憾，我们终究是同一类的人，也终究错失了彼此。纵使 I 忘记了你，你也总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里，因为部分的我也就是部分的你。去年看 *Inside Out*，当所有的核心记忆球在 Sadness 的触碰下蒙上一层淡蓝色时，我便想起了你，你就是渗入我生命的那一抹忧郁，伴随着我的成长，让所有的幸福快乐都抹不掉一丝酸楚的哀伤。还有一次与你有关的回忆，是 2014 年和同事去看话剧《教授》，我无法自抑地失态哭泣，在微博里记下：“这是一场完全意外的邂逅，却毫无预警地击中我的泪腺。许多远去的人事突然扑面而来，在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公义的撕裂中，许多人无奈地奋争。必然的失败，然后是孤独中郁郁不平地愤懑和自我放逐。然而，斯人已远去，最好地祝福是勇敢的生活。只希望初心不改，在面目模糊地世界里看清自己的模样。”那时，你郁郁独行在华师大的校园，艰难地维系着自然、理性与信仰闲摇摇欲坠的平衡。

2010 年之后，我们恢复了断断续续的联系。我知道你去了华东师大，甚至也知道你去约会，相亲，你也爱上了其他的女孩子。你把她们的照片发给我看。我从没有问起过你与她们的细节，我的骄傲不会允许，再说我也不那么喜欢略带轻浮的你。我只是半开玩笑地问起过，可有后悔与我分手；印象里，你也不不过含糊其辞，大略觉得这是无可奈何、自然而然地决定。因为这样，纵然有不甘，我总相信你早已放下我们的过去，更不愿太多过问你的感情生活；我们后来的交流也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我从没有真正相信并体会过你的孤独，早知如此，或许我应该更积极些。那时候，你给我的印象仍是开朗并努力进入生活的，夏夏也这样觉得。你们 2011 年应该见过一面，那时你一无所有，可还有单纯的快乐和充满希望的日子。

我们有多一点的联系是从 2013 年开始，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需要涉猎一些哲学的书籍。去豆瓣，常常可以看到你的读书笔记，我感伤又不无安慰地想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关注了你的微博。到 8 月中的某一天，你突然联系我，让我帮你捐 1 万块钱给腾。我问起你和姐姐的生活，你说很拮据，过得不好，但希望努力摆脱身份带给自己的平庸、穷困，去追求一些东西。

我很高兴你这样努力，十年前那个执着坚持的你好像又慢慢活起来。于是，我偷偷代你捐了 5000 块钱，把剩下的 5000 块退给了你。我拜托腾不要告诉你，可他后来还是跟你说了。那时候，我刚开始工作，很不适应。中港关系的恶化加剧了这种不适感，为此我也向你咨询过意见。大约，你感觉到我对你的信任和善意，过去纠缠间的所有不快、埋怨都终于消散在时间里，你也愿意与我保持更多的联系。2013 年 9 月，你第一次在微博提到被招待所驱逐的事，也提到了离去；因为担心，我和你有过简短的交谈。3 年后，同样的这件小事，还是成了你生命尾声一个不愉快的脚注。到了年尾，你计划去长州的思维静院退修，后来这里成为你喜爱和流连的地方；你问起我在香港住宿的事情，我那时还调侃过你，开玩笑地说你可以去见美珠了。临行的前一天夜里，你突然说要到香港请我吃饭，踌躇间我拒绝了你，既是过于突然，我没有准备好自己；也是身份的尴尬，我已为人妇；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告诉你。网上看见过你的照片，不再是我熟悉的哥哥，我害怕面对你。我宁愿保留你在我记忆中的模样，有点模糊了，却是轻柔温顺的孩子模样。你眼里慢慢有了我不熟悉的惊惧，与日俱增，最后两三年看你在网上的照片，我常常不敢直视。也是因为这样，我心里其实抗拒去参加你的追思会，不想去见你最后一面，只想保留着你在我记忆里的模样。可是，2 月 19 号的那个晚上，当你离开的消息终于传来时，那时的拒绝突然像把刀一样插进我心脏，我痛哭失声，就这样，我们永远地错过了重逢的机会。后来，我一遍一遍地去看你的照片，重新把你的模样印在我脑子里。2015 年 2 月，你还来过一次香港，到过中大，3 月份才告诉我。我问你为什么不与 我联系，你说：好久不见～怕见了！现在想来，你是故意的，可迟钝的我却傻呼呼地认同你的想法，那也确实是我的念头。其实，如果你来找我，我一定会见你的。2016 年你再来的时候，就不再同我说了。我不敢、也不愿去揣测你的心思；在我们分手时，我曾给你写过一封长信，说我期待着重逢，就像你第一次去北京车站接我时一样，应该也可以是美好的吧。可我们，终究没有再见。

我们在世界的两端继续着自己的日子，一天又一天……你在微博里时不时流露出忧郁，看到时，我也会简单地安慰你。但我已有自己的生活，并不会密切

关注你。像你的很多朋友说的那样，你常常提起死亡与你的孤寂，我们眼见着你挣扎，可都没有意识到它会那么突然地来临。即便有人安慰你，你也常常狡诘而轻描淡写地唬弄过去。我当然知道你不是传统意义下的良人，但你有自己古怪独特的魅力；我并不真相信你的感情生活是一片沉寂，也从没有认真去体察过你的孤独；我也觉得自己不再合适去追问你，提起也不过是淡淡的带过。我想，也是真的放下了我们的过去。我甚至想，现在这样很好，过你想要的自由的日子，孤单时谈谈恋爱，你身上的孩子气总让你更适合青春亮丽的年轻女子，却无需承担婚姻的责任。只是，你对真理、对知识的追求太过耀眼，让我们都忽略了你更重要的缺失与渴望，就算知道了，也无法接近，你同自我的斗争从没有停止。其实，我大约也知道你有点抑郁，也想过你最终会自己选择离开的方式，只是我以为那会是很久之后的将来，你也是这样告诉我。可为什么，它就嘎然而止！时间就这样无知无识地滑进 2016 年 2 月，命运的谶言给过我第三个暗示，以一种残忍的方式。19 日是一个星期五，正是我一个星期里忙碌的时候。上完课，一个学生突然来找我聊天。我并不很喜欢他，聪明、骄傲而张扬，却对人缺乏基本的尊重。他说自己是基督徒，想问问我自杀的看法。那段时间，香港连续有学生自杀，一个星期以前，在我上课的那栋楼上，就跳下来一个女孩子。我们聊了很久，其实很肤浅，而那时你正在生死的边缘挣扎。之后，马不停蹄地去听了一个读书会，结束后已是 8 点，我在快到家的路上看见了你的微博，和你最后的话，已是你发出最后一条微博的 10 几分钟之后。一切都太迟了。何老师后来告诉我，你选择了一种很决绝的方式，只需要 3 分钟，一切都结束了。你说，“哦，正义…我接受…”

我们在此世的故事就停在了这里，之后便只剩下我的故事。你决绝地骤然离去像击入我记忆之海的一粒石子，逼我重新面对你，去审视你生命留下的奥秘。你刚离开的那几日，网上很是喧嚣了一阵子，而我只想知道你与我分开的十几年里，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重新阅读我们的书信，别人为你写下的文字，你留下的一切痕迹，那个干净单纯轻飘飘的你再次让我心疼不已。哥哥，他们为你的死亡附加了太多形而上的含义；我也同意，你的死亡是形而上的，是意义的全面崩溃，可它的坍塌正是源自形而下的缺失，正如你最后发出“渴望爱”

的呼吁一般。我当然也知道，一个不那么友好的大环境会侵蚀你追求自由和正义的生命活力；但你一早洞悉了生命的广阔维度，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与美好幸福的个人人生之间有着遥远的可被填充的生命厚度。你所追求的，是有尊严而被安顿的灵魂救赎，是在艰难困顿的个人命运里仍然可以彰显出生命的灵光。纵然没有最终胜过，你依然挣扎奋争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也是我最爱的你，是你留给世界最大的意义：因为政治或会如癫痫般偶然发作，而对生命质量的追求却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抉择。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不断回忆起你，我常常想起张国荣（他也是哥哥）在《阿飞正传》里说起的那只不死鸟：生来就没有脚，一辈子不停地飞翔，但也有停下来的一天，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不再飞翔。你也仿佛是一只不死鸟，我或是你飞过的某个枝桠，曾想栖息休憩，但终究无法全然委身。后来有人评价你：“所唯一匮乏的是意志”，尽管尖锐，却也是事实。只是我们都愿原谅你的这一匮乏，因为深知背后是沉重的命运：它既先天地缺失在你细腻敏感的天性中，又未在你艰难凄苦的成长过程里得到滋养。你的可贵之处正如崇明所说，过往的艰难并未将你压进汲汲营营的功利市侩；而是让你对正义、自由、良善、救赎生成了更瞩目的渴求。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升华里，你把自己的生命锻造成一缕轻烟，再无法回到健全的现实世界里。如你所愿，你用阅读、思考、知识，用自由、正义、良善，为自己的灵魂搭建了一个灵光闪闪，华美而尊严的居所，甚至成为他人眼里审美的存在。只是，你的灵魂呢？世界已成为废墟，世界是你的世界，而你是亡灵。

那么，于我而言，你的意义呢？我想，你从不知道。我很幸运能在此世与你相遇，被你爱过，并爱过你。和你一样，我曾经以为自己会孤寂一生，但是在与你的爱情里，纵然失败，我仍然学会了爱与被爱。如果说我曾经盼望过一个灵魂伴侣的话，那只能是你。这并非是说我无法再爱，只是每一段用心过的爱情都有其无法代替的独特之处。清明前，我偷偷去过上海一次，去看你，也再次见到姐姐。我原以为她总会怪我的，因为我弄丢了你；可是她和你一样的温柔善良，只是紧紧抱着我哭泣，让我好好生活。我也拿回了当年送给你的小相册和我们的照片，里面还有那时拍的大头贴，我不知道原来你一直保留着。表姐说，你心里或许一直有我；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以前叮咛过你，“哥哥，如

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一定要告诉我，我会给你自由”。我只知道自由对你的重要性，我希望你幸福，从来都是。我去了你的办公室，见到了你的学生，他和你一样的带着孩子气；那天晚上，我其实特别想抱抱他，因为他身上有你的气息，不过终究也没有。第二天是清明之前的一日，我去墓园看你。姐姐很爱你，用你剩下的几乎所有钱为你挑了一个如此美好的安眠之处，要是靠海就好了。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很好，我只带着我的行李箱。原本是想带一束白色满天星去的，可是太仓促，墓园里卖的花太鲜艳，我不喜欢，就没有买，我想你也不会介意。我本来只是想在你墓前坐一会，可是我看到你，那是我为你拍的照片，在上环的海边，那时候，你其实不那么开心。我看见你的时候，心里的悲伤席卷而来，无法抑制，我只能蹲坐在你的墓前痛哭流涕。我翻开我们的小相册，全是年轻时的傻样子；也翻开从你办公室拿走的《理想国》，很破旧了，被你补好。后面写着“香港中文大学”，“TOEFL， GRE”，我知道那是你准备申请香港时留下的笔记。很好，陈绮贞也唱：“眼泪灌溉，不枉爱过”。你或许也会喜欢这样的纪念方式。天在下着小雨。



绪林之墓

哥哥，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纵容自己的情绪，任性地把自已埋进记忆，与你慢慢作别。在我们那漫长的分手过程里，我就抄下过一段文字，现在我还把它抄下来给你。那是杨降与钱钟书告别时，写在《我们仨》里的一段话：



“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的时候，他还问我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经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或许，这也是他们的心意吧，让我慢慢地，将离别拉成一个‘万里’长梦。但是，我只变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我好劳累地爬上山头，却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哥哥，我也愿意把我们的离别拉成一个“万里”长梦，只是，我们之间隔着超过十年的时空距离，你不肯入我梦里。我无数次地邀请你，连不相干的人都能够梦见你，可我的梦里没有你，我只能在半梦半醒的记忆碎片中，去捕捉关于你的记忆。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是想在世间为你存留一份证词：纵然孤寂，你也并非枉然到世上一次，你曾诚挚地爱过，也曾为人所挚爱。纵然有过犯、错失，我只希望，我们的爱情不会玷污你已被上主洗净的灵魂。在他的希望之门内，你仍可以坦然地忆起这段往事，此刻，你并非生活的渣滓，而是神的珍宝。当写好这段文字，哥哥，我会再一次把你掩埋进记忆里。或许，在未来某个不知名的时空，就像小马德莱娜蛋糕之于普鲁斯特，它突然刺入记忆，扬起时光的尘埃，模糊的微光里，有你，是我熟悉的轻灵而孱弱的笑容。这样，很好，你说呢？再见，哥哥。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7sNFHsn\\_-QqBNlzRiLtQgA](https://mp.weixin.qq.com/s/7sNFHsn_-QqBNlzRiLtQgA)